



“下午2点开拍,我中午提前把手头的事做好就过来。”

和凌子预约昨天的拍摄,凌子快速回应,简练、干脆。

凌子一身浅蓝羊绒呢子套装从对面走来,米黄色 CHARLES&KEITH 小包随意拎在手里,画风清新靓丽。我看了手机,正好两点。

凌子22岁大学毕业后,先去了广州,做了日语翻译。一年后回到衡阳,进了一家传媒公司,负责户外及公交车广告业务。凌子说,虽然专业没能再用上,但这里是家啊。

凌子长相甜美,会时不时被当作花瓶,但凌子还真不是。凌子处理事情棱角分明,什么事做到什么程度,谁能有的权利,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,或者必须承担的后果,这些需要拿捏分寸的事情凌子丝毫不含糊,25岁的年纪浸润着职业女性少有的干练。

凌子依然还是小女生。外公家的大阳台,种满了月季、海棠、石榴、桂花各色的花木,凌子看了满心欢喜,“等有了自己的家,一定也像外公一样,把家里装点成一个大花园。”



# 凌子:我想有个大花园

文/本报记者 刘晓飞 图/阿卡鱼 战后晓飞

